

契诃夫传

叶尔米洛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契诃夫传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00年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契訶夫傳

叶尔米洛夫著

張守慎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В. ЕРМИЛОВ
А. П. ЧЕХО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4.

契 訶 夫 传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535 字数329,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4\frac{11}{16}$ 插页10
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4) 1.55元



安 东·契 诃 夫

目 次

“在我的童年沒有童年”.....	1
才能的預感.....	18
“再見吧，家！再見吧，旧生活！”.....	24
一家之长.....	33
“在那遙远的、淒涼的年代”.....	44
“蜻蜓”在飞舞.....	49
革新者的誕生。丑小鴨的故事.....	52
諷刺家.....	69
大师.....	103
他的朋友和敌人.....	128
伟大的劳动着。什么叫才能？.....	172
艰苦的时代.....	197
溫柔的敌人.....	231
哥哥的死.....	244
中心思想.....	248
远行.....	253
梅里霍沃.....	267
抗議.....	271
“我們正生活在最伟大的胜利的前夜”.....	285

非英雄們.....	288
“不能再这样生活了!”	336
“我从小就信仰进步”.....	342
反对“魔鬼”的統治.....	346
幸福在未来!	351
《海鷗》.....	372
人应当一切都美!	394
《海鷗》的失敗.....	409
德律弗斯案.....	414
与艺术剧院会合.....	418
雅尔达.....	423
暴风雨前.....	433
“新生活万岁!”	441
一九〇四年間.....	459
譯后記.....	465

“在我的童年沒有童年”

如果你仔細思考一下安东·巴甫洛維奇·契訶夫的命运：一个自己父亲開設的外省食品雜貨鋪的“小伙計”，一个下等市民家庭出身的代人补习功課的中学生，一个一面求学、一面給一些庸俗的幽默刊物撰写消閑解悶的作品的医科大学生，最后竟成了伟大的世界文豪，——那你首先就会对于他命运里的这样一个特点感到吃惊：有多少严重的困难阻碍着他的才能的发展啊！他必須經常鼓足力量，以不屈不挠的意志为爭取創作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生活时时都在嫉妒地考驗契訶夫：他是否配得上他自己的天才？它給他步步設下了狡猾的陷阱；許多有才能的但是意志薄弱的人都掉进这些陷阱里去了，譬如，安东·巴甫洛維奇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就是这样的，他們也是天賦很高的作家和画家，可是不善于駕御自己的天賦，他們不了解，如果不肯每天鍛炼自己的才能，如果不去从事頑强的精心的劳动，如果没有許許多多其他的条件，才能本身原是算不了什么或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

契訶夫必須以健康、孤独、日以繼夜的廢寢忘食的劳动和从不間断的、呕尽心血的自我修养的功夫来补偿这一切。

当他二十九岁，——正是普希金向自己的青春告別的年齡，——他在一封信里告別了他自己的青春：

“貴族作家可以向大自然无偿取得的東西，平民作家却必須

以青春为代价才能换取。”①

他的生活和創作的經歷，——其实他的全部生活就是創作，——可說是用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才能写成的历史。

* * *

安东·巴甫洛維奇在一八六〇年一月十七日②生于大岡罗格。

契訶夫全家都拥有俄罗斯人的卓越的天賦。几乎在他們全家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涌出了才能的清泉。

安东·巴甫洛維奇的祖父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契蘇，原来是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在一个著名的托尔斯泰主义者的父亲——地主契尔特科夫家里当农奴。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拥有頑强的性格、明豁的智慧和担任組織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才能。然而他的脾气非常乖戾，性情专制横暴，时常会毫无理智地大发雷霆。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和理想；为了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个理想，他在各方面对自己实行了严格的节制。他的理想就是：使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們获得自由。这个理想是实现了。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用了三千五百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从地主手中贖出了他自己、他的妻子和三个兒子。他的錢不够把女兒一道贖买出来，但是地主发了一点測隱之心，把她也一同发放了。一个农奴怎么能够攢下这样一大笔财产呢？传记作者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假定：有人認為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曾經做过批发家畜的生意，也有人認為在贖出自己以前，他就已經是一个庄园管理方面的专职人員了。在获得自由以后，叶

① 引自一八八九年一月七日契訶夫給苏沃林的信。——譯者注。

② 書中全部日期一概根据旧俄历。——原注。

果尔·米哈依洛維奇到頓河流域普拉托夫伯爵的庄园上当了一名管事，这位伯爵是一八一二年的英雄——著名的哥薩克將領普拉托夫①的兒子。

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虽然亲身受过奴役压迫之苦，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認識到奴役和压迫的害处，沒有認識到这种制度是不能容許的。安东·巴甫洛維奇回忆說，他的祖父“在信仰方面是一个热烈拥护农奴制度的人”②。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虽然自己当过奴隶，而且在他以后的一生当中他也始終是受人差遣的，但是对于农民他却非常严厉而且苛刻。他自己干活很卖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进了他的差事里。

在他的乖戾的性格中，也隐藏着一种耽于幻想的怪癖。这是从他的書信里透露出来的。他把安东·巴甫洛維奇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兒子，称作“亲爱的安静的巴維尔·叶果罗維奇”，可是他的这个兒子不但不是什么“安静的”人，而且在专制横暴方面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也許，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在他兒子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別人沒有觉察出来的隐蔽的、安静的、耽于幻想的性格，但是至少巴維尔·叶果罗維奇的几个孩子們不能不認為“安静”这个形容語用在他們父亲身上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可以設想，这些几乎从小就以幽默諷刺見长的小契訶夫們，曾經多么調皮的嘲弄过这个字眼。他們是領教过他們父亲的这种“安静”的！安东·巴甫洛維奇在写給亚历山大的一封信里（一八八九年），責备他的哥哥不該对妻子和孩子那样专制横

① 这里所說的是馬特維·伊凡諾維奇·普拉托夫（1751—1818）。在一八一二年反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普拉托夫組織了頓河流域的哥薩克民兵，并且率領哥薩克騎兵进行了多次出名的战斗。——譯者注。

② 見一九〇三年二月十一日契訶夫給克尼碧尔·契阿娃的信。——譯者注。

暴說：

“我請你回忆一下，专制和謊言怎样毀掉了你母亲的青春吧。专制和謊言毀掉了我們的童年，使我們現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噁心和可怕。你还可以回忆一下父亲在飯桌上由于湯做咸了而大发雷霆，罵母亲是笨貨的时候我們所感到的恐怖和厌恶……

“专制是万恶的东西……”

专制在契訶夫家几代人的身上起了致命的作用。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他的兒子巴維尔·叶果罗維奇、他的孙子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在契訶夫家这三代人物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专横、任性和强迫別人服从自己的暴虐作风。

然而，在这三代人的身上也都具有一种和艺术秉賦有关的显著特点，那就是耽于幻想。

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虽然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但是在他写給兒子的信里却时常取笑自己，使人想象不到这个昨日的农奴竟会使用“文学”笔調。他在談到自己的时候，一忽兒使用第一人称，一忽兒又突然改用第三人称：

“我在忙着收割庄稼，烈日把庄稼全都烤干了，晒焦了。契訶夫老汉流着汗水，忍受着幸福的阳光的沐浴和烘烤，但是夜里睡得很香。”

从这些措詞里已經可以看出“契訶夫老汉”不仅讀过《圣经》，而且显然还看过几本小說。

他也很喜欢下面这种派头十足的措詞：

“茲因事体煩忙，時間不敷，不能与吾之愛子愛女，借此沉悶之信紙，續訴衷曲。”

叶果尔·米哈依洛維奇不住手地勞碌了一生。回顧他自己

62177/1
一生的经历，可以说，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给他的几个儿子找到了事情：米哈依尔成了卡鲁格地方的装订工人，米特罗方成了店铺的伙计（后来，他也象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一样，成了大陶罗格的独立的“商业家”），巴维尔最初在大陶罗格一个大商人的店里当“小伙计”，后来成了账房的管事。叶果尔·米哈依洛维奇也把他自己的严厉的性格、倔强的脾气和耽于幻想的特征传给了他的“爱子爱女”；他那耽于幻想的特征在巴维尔·叶果罗维奇身上已经愈发成长起来，变成一种明显的艺术才华了。

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曾经自诩为“商业家”，这是他的职业，但就内心气质说来，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在大陶罗格市议长——有名望的商人柯貝林家的账房管事部門担任的差事，跟奥斯特罗夫斯基所描写的以及契诃夫后来在中篇小说《三年》里所描写的账房管事的生活没有多大区别。他必须从早到晚伺候所有的人，卑躬屈膝地一口一个“您佬”^①，甚至当他挨了耳光的时候，他也必须弯腰打躬强颜欢笑；他必须终日勤劳，以便积攒些微薄的薪水。

巴维尔·叶果罗维奇也象他父亲一样，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那就是摆脱奴隶状态，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他一心想自己开设一家店铺，成为店铺的老板。顺便说一句，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是一个喜欢气派的人，他所想望的不是店铺，而是“商号”。他拥有非常顽强的性格，所以终于达到了目的。一八五七年，他开设了一个兼营服饰用品的食品杂货铺，并且象他父亲一样，对待自己的事业非常严格（后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含着嘲笑的口吻指出他自己酷爱秩序的脾气说，这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① 旧俄时代，奴僕对主人说话，必须在每句话里加进字尾“С”以表示恭敬，这里勉强译作“您佬”。——译者注。

但是巴維爾·叶果羅維奇沒有叶果爾·米哈依洛維奇那樣徹底。叶果爾·米哈依洛維奇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上是一往直前的；而巴維爾·叶果羅維奇却受到他那藝術家的靈魂的干擾。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他以自修的方式學會了拉小提琴。安東·巴甫洛維奇對音樂的愛好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除去音樂而外，巴維爾·叶果羅維奇還酷愛繪畫。他畫過彩畫，並且對肖像畫頗有研究。安東·巴甫洛維奇談到他自己和他的兄弟姊妹們說：“我們的才能來自父親，我們的心灵來自母親。”

巴維爾·叶果羅維奇希望使生活象音樂那樣嚴整和諧、莊嚴壯麗。每天傍晚，他總要和他的次子尼古拉表演幾段提琴二重奏。他喜歡宗教歌曲的那種莊嚴肅穆的色彩。他為人熱情，能够把他自己整個的心灵完全獻給他所喜愛的事業；他喜歡發號施令，自尊心強，是一個生來要做一番事業的人；然而由於他沒有受過教育，他却不能把他的才華和精力浪費在一些古怪的舉動上。他的最古怪的一件事情，就是組織了一個教堂的唱詩班，為它犧牲了許多做生意的時間。他以他的全部才幹，努力想使他的唱詩班成為全城最好的一个。他從鐵匠當中網羅人才；他的幾個兒子也參加了高音部和中音部。正是這個唱詩班，而不是經商，才是他一生當中真正的興趣所在。

然而對於他的孩子們說來，這個唱詩班却是可詛咒的事物。亞歷山大·巴甫洛維奇在《安·巴·契訶夫——唱詩人》這篇文章里回憶說：

“可憐的安托沙非常受罪，他當時還是一個剛剛長大的孩子，胸部還不發達，耳音既差，嗓子也弱……在練唱的時候流了不少眼淚，這些遲至深夜的練習也奪去了他許多童年的甜蜜的

睡眠。凡是和宗教礼拜有关的事情，巴維尔·叶果罗維奇都是一絲不苟、严格而苛刻的。每逢大节期，需要做早弥撒的时候，他总是深夜两三点鐘就把孩子叫起，不管什么天气，也必定要帶他們去教堂……对于巴維尔·叶果罗維奇的孩子們說来，星期天和假日也是劳动的日子，就象工作日一样。”

“巴維尔·叶果罗維奇深信，”亚历山大·巴甫洛維奇写道，“他叫孩子們去教堂唱圣詩，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此他絕不听信別人的任何道理和劝說。”他的妻子，温柔善良的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为了減輕孩子們童年的痛苦，甚至鼓足勇气責罵了她那毫不通情的丈夫，說他用教会的礼拜仪式过分折磨了几个孩子。可是“巴維尔·叶果罗維奇象打火石一样頑固，要想使他动摇，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还是宗教歌曲的热烈的爱好者，离开它簡直就不能活命”。

巴維尔·叶果罗維奇和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之間的关系，以及她对他的畏惧，很有些象契訶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別琴涅格人》里所描写的那种情形。当然，这篇小說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冥頑不灵的蠢貨，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可以和巴維尔·叶果罗維奇相比的話，那就是他的严重的专制作风了；至于其他的一切，他們是迥然不同的。然而这篇小說的女主人公却酷似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她也怯生生地疼愛她的几个孩子，又娇小，又温柔，受尽丈夫的打罵，怕丈夫怕得厉害。一縷哀伤象云雾一样籠罩着小說里这个在丈夫的横暴之下断送了青春的小妇人的形象，在这哀伤之中，我們可以听到契訶夫緬怀母亲的命运的哀伤的回响。

契訶夫三兄弟一生痛恨他們所受的宗教教育，痛恨它那种假仁假义、假冒为善和奴才精神。安东·巴甫洛維奇曾經說，任

何宗教教育都使他想到一块小画屏，正面画着可爱的笑脸，背面却有人在受苦受难。在写给作家謝格洛夫^①的一封信里，由于談到对兒童的宗教教育，他談到了自己：

“我在童年时代受过宗教教育和同样的培养——唱圣詩啦，在教堂里讀使徒行传和《聖經》上的詩篇啦，按时去教堂做早祷啦，在祭坛上帮助执行礼拜仪式和敲鐘啦。可是結果怎样呢？每当我現在回顧自己的童年，我就感觉它是相当阴晦的；我現在一点也不信宗教。可是您知道，过去，当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請垂听……》和《大天使的声音》的三部合唱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带着感动的神情望着我們，并且羡慕我們的父母，而我們在这种时候却感到自己是一伙小囚犯。是的，朋友拉琴斯基^②这个人我是懂得的，可是在他那里学习的孩子們我却不能了解。我不了解他們的灵魂。如果在他們的灵魂里有着喜悅的話，那他們真是比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幸福多了，因为在我們的童年里，只有痛苦。”^③

巴維爾·叶果罗維奇对于美和严整的追求，以及他天性中的爱美的傾向，变成某种直接违反美和美感的東西，变成某种不折不扣的苦刑了。

巴維爾·叶果罗維奇对于生活和劳动中的严格的、和諧的秩序与紀律的热爱也是如此，它們也大大丧失了它們本来的面目，而成为对孩子們的折磨了。下面这件事就頗足以說明他的“教育制度”。这件事情已經不是出在大岡罗格时期，而是出在

① 伊凡·列节維奇·謝格洛夫，原姓列昂节夫，(1856—1911)，俄罗斯小說家和剧作家。同契訶夫有长期的書信往还。——譯者注。

② 謝·阿·拉琴斯基 (1836—1902)，莫斯科大学植物学教授，拥护对兒童的宗教教育，并組織了教区所屬的教会学校。——原注。

③ 見一八九二年三月九日契訶夫給謝格洛夫的書信。——譯者注。

契訶夫家庭生活中的另外一个时期，即莫斯科时期了，我們現在提前一步，先來講一講这件事情。当时，巴維爾·叶果罗維奇完全破产了，他瞒着債主，从大岡罗格悄悄地逃到莫斯科，去找他的两个大兒子。契訶夫一家人饿一頓飽一頓地住在莫斯科当时一个居住娼妓的黑暗区域的小角落里，靠近德拉切夫卡河畔，特魯巴廣場旁边（大兒子亚历山大当时在大学的数理系讀書，沒有和全家住在一起；安东还在大岡罗格的中学里寄讀，沒有毕业）。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巴維爾·叶果罗維奇还是保持了大岡罗格的生活制度。他在牆上挂了一张作息時間表，堂而皇之地名之为：

定居莫斯科的巴維爾·契訶夫家族在家务管理的各种事务和各項家庭职务方面的工作時間表。

尼古拉·契訶夫，二十岁。五至七时起床，負責照料和管理內部事务。

伊凡·契訶夫，十七岁。負責总务，并应根据本表执行。

米哈依尔·契訶夫，十一岁半
瑪丽雅·契訶娃，十四岁

每逢节日，七时至教堂参加彻夜
祈祷式，六时半参加早弥撒，九
时半参加晚弥撒，按时前往，不
得迟誤。

本表由家长批准执行。

家长 巴維爾·契訶夫。

未执行者先受警告处分，同时不得喊叫。

这份“表格”是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的。然而当十七岁的伊凡在“总务”方面出了一点毛病的时候，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却在院子里给了他一顿毒打，打得非常厉害，以致伊凡开始喊叫了。左邻右舍闻声赶来。房东也警告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如果再出现类似的吵闹场面，那就请他们搬家。

既然对于成年的孩子巴维尔·叶果罗维奇都是这样管教的，那就不难想象他们童年的教育是带有怎样的性质了。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回他的弟弟安东和一个同学交了朋友，安托沙·契诃夫给他的朋友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家时常常挨揍吗？”当他听到对方回答：“我从来挨揍”的时候，安托沙感到非常惊讶。

毒打是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家里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童年印象中，这是最使他痛苦的一种；毒打的伤痕从来没有在他的心头痊愈。他对符·伊·聶米罗维奇-丹欽科说：“你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原谅父亲在童年时代这样打我。”父亲的体罚首先是对儿童心灵的摧残，对于他的人格尊严的摧残；安托沙最感到痛心的也正是这一方面。

巴维尔·叶果罗维奇对孩子们的态度，就是严格的苛求和不折不扣的棍棒纪律。契诃夫说：“在我的童年没有童年，”——他的这句话是有很多含意的。首先，生活制度本身就不太合乎儿童生活的特点，倒有几分象是囚犯的劳役制度。巴维尔·叶果罗维奇的小铺子从清晨五点就开张营业，一直做到夜晚十一点，而且除去“学徒”之外，从来就没有花钱雇用过一个店员。巴维尔·叶果罗维奇时常把铺子里的事情整个交给几个孩子。除去热衷于唱诗班之外，他还把许多时间花费在公众推选的“社会”工作上——这也是妨碍他做生意的。他的孩子们一